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doce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
【經濟】

中國國際貿易小史

侯厚培 / 著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侯厚培◎著

中國國際貿易小史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國際貿易小史 / 侯厚培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 / 許嘉璐主編)

ISBN 978-7-203-08867-7

I. ①中… II. ①侯… III. ①國際貿易—商業史—中國 IV. ①F752.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289911號

中國國際貿易小史

主編 許嘉璐

著者 侯厚培

責任編輯 馮靈芝

出版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編 030012

發行營銷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傳真) 4956038(郵購)

E-mail sxsxcb@163.com 發行部

sxsxcb@126.com 總編室

網址 www.sxsxcb.com

經銷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700mm×970mm 1/16

印張 7.25

字數 60千字

印數 1—3000冊

版次 2014年12月 第一版

印次 2014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203-08867-7

定價 16.00圓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編委會

總主編 許嘉璐

編委會 王紹培 王繼軍 許石林 李明君

汪高鑫 趙勇 梁歸智 樊綱

(按姓氏筆畫排序)

總策劃 越衆文化傳播·南兆旭

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任 李廣潔

副主任 姚軍 石凌虛

委員 周威 梁晉華 徐勝 顏海琴

張文穎 秦繼華 馮靈芝 張潔

設計總監 李尚斌

設計製作 王秀玲 何萬峰 歐陽樂天

出版說明 /

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選取一九四九年以後未再刊行之近代名家學術著作共一百二十冊，編例如次：

一、本叢書遴選之著作在相關學術領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學術研究方向、方法上獨具特色。

二、為避免重新排印時出錯，本叢書原本原貌影印出版。影印之底本皆經專家組審定，原書字體大小，排版格式均未做大的改變，原書之序言、附注皆予保留。

三、本叢書分為八大類，以作者生卒年編次。

四、為使叢書體例一致，本叢書前言後記均採用繁體字排版。

五、個別頁碼較少的版本，為方便裝幀和閱讀，進行了合訂。

六、少數學術著作原書內容有個別破損之處，編者以不改變版本內容為前提，部分進行修補，難以修復之處保留缺損原狀。

七、原版書中個別錯訛之處，皆照原樣影印，未做修改。

八、所選版本之抽印本頁碼標注，起始至所終頁碼均照原樣影印，未重新編排標注新頁碼。

由於叢書規模較大，不足之處，殷切期待方家指正。

總序 /

披沙瀝金，以爲鏡鑒

◇ 許嘉璐

多年來有一個問題始終在我腦中盤桓：爲什麼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短短的幾十年裏，中國的各個學術領域竟涌現了那麼多大師級的人物？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爲重要的現象，我認爲，如果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撰寫的近代學術史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缺乏靈魂的。後來我知道，著名人類學家克羅伯曾提出過一個問題：爲什麼天才成群地來？看來這種現象的出現並非中國所獨有，思考其所以然的也大有人在。而在那一次世紀之交中國的情況，似乎應驗了「天才成群地來」這個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問。錢學森先生曾從相反的方向提出了相同的疑問：爲什麼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不了杰出人才？後來人們稱這個問題爲「錢學森之謎」。

要回答這些疑問不是件容易的事。與其迅速地囫圇地探尋，不如先多了解那些讓中國近代學術（應該包括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史上閃耀着光輝的大師們的作品和自述，從而在腦海里盡量「復原」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在那種環境下的心理路徑，從中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啓示。

有一點是顯然的，這就是他們雖然都已遠離塵世而去，但是他們獨立思考的品性、求知治學的真誠、困厄窮愁中對節操的堅守，恐怕是他們共同的主觀因素，一直影響到現在，而且將會永遠留存下去。

就思想界、學術界而言，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一個新說和舊說碰撞，中學和西學融匯的大時代。那時的學人極爲重視言行操守，同時具備現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信念；他們的學術研究十分純淨，絕少功利因素；他們

的視界開闊，以包容的心態和嚴謹的風格造就了成果的大氣與厚重。至於在客觀因素一面，他們實際是在用工業化時代的事實解說着太史公所說的名山之作「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困厄苦難使得他們「皆意有所鬱結」。這種鬱結，幾乎和個人的名利毫無牽涉，他們永遠不能釋懷的，是民族的存亡、國運的興衰、民衆的福禍和文脈的續斷。

那個時代也是近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西古今學術調適、創新的時期，學術方法上的交互滲透和融合、創新亦可謂「於斯爲盛」。斯時之學人是要在封閉的屋牆上鑿出窗子的勇士，是使人能夠看看外部世界的第一批導夫先路者；或者可以說，他們是在「意有所鬱結」時「彷徨」和「吶喊」的「狂人」。

相對於那時的哲人們，後來者是幸運兒。現在的形勢是，近三十年來學界空前繁榮，衆多學科有了長足之進，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學界有了更新穎、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似乎接續上了百年前的學壇盛事。但細想想，「古」與「今」還是有差別的。其異，主要不在於世界情勢、學術進展、工具改善這些客觀存在，而在於在廣泛吸收各國優長的同時，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越來越受到重視，換言之，「拿來主義」已經延長了「拿來」的程序，加上了試用、甄別、篩選、吸收、融合、成長。就我孤陋所見，在當今地球上，面向所有異質文明，努力汲取我之所缺，其範圍之大和心態之切，似乎無出中國之右者。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已經超越了前輩。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學術，特別是人文學科，其職業化、「沙龍化」和功利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浮躁病却嚴重了。從這個角度說，是不是我們已經後退得够可以的了？而這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出不了大師的原因之一呢？

民國學術界的特點之一是極爲注重對傳統的反省、批判與繼承。他們對傳統文化盡最大的努力進行整理

和研究。一方面，由於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學者們擔起了讓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的歷史責任；另一方面，他們要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挖掘來重振民族自信心。這一時期對傳統文化進行整理的全面而深入是前所未有的，舉凡文字學、語言學、經濟學、法學、哲學、政治制度、書法繪畫、金石學……規模之宏大，研究之精微，令人嘆為觀止。

民國學術推動了現代學科體系的建立。在對傳統文化整理和研究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理念，推動和建立了中國現代學科體系。例如，在對語言文字和音韻學成果進行整理、研究的基礎上開始着手規範之，建立了國語學；深入研究書法、國畫，將其融入了現代美術學科；在廢除舊有學制後逐步建立起小、中、大學較完整的科目和學科體系。

民國學術也改變了傳統學術方式，建立了新的研究範式。以現代科學考古為發端，科研的實踐和成果使中國知識界真正認識到在實驗、比較基礎上的邏輯分析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推進了中國學術的一大演變。至於我們常說的打破士大夫傳統，走出書齋到田野鄉村和市民中進行調查研究，結束了經學時代，以歷史眼光檢視儒學和諸子等等，都是確立新學術範式的努力。這一轉變，也標誌着中國學術界脫胎換骨，全面進入了現代，為此後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在「現代性」和「現代化」裏潛伏着的缺陷和謬誤也傳到了中國，這些不能不在前哲的著作裏留下痕迹。這並不奇怪。類似的情況，古往今來孰能免之？猶如今天的我們，誰敢自稱我之所見就是永恒的真理？在這個問題上兩個時代所異者，或許就在昔時大家創立新說或譯註西學著作，往往是懷着對學術和前哲的敬畏而為之，故而常常誤不在我；當今則往往出於對學問和他人的輕蔑，或以所研究的對象為謀己的工具，因而難辭主觀之咎吧。翻閱他們的心血之

作，這些復雜的狀況可以顯見，可以視之為我們的一面鏡子。

滄海桑田，世事變幻，歷史的動盪和時代的遮蔽，使當年許多大師的一些極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被棄於故紙堆中，不能不令人有遺珠之憾。為此，山西人民出版社不惜以數年之艱辛，披沙瀝金，編輯出版這套近代名家散佚學術著作叢刊，凡一百二十冊，計文學、史學、政治與法律、美學與文藝理論、民族風俗、宗教與哲學、經濟、語言文獻共八大類別。所選皆為作者之純學術著作，無論是其見解、精神，抑或是其時代烙印，都是後輩學人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他們出版這套叢書，意在讓世人不忘來程，知筆路藍縷之不易，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再增薪木。

出版社的初衷，與我近年來所思所慮近似，故願略述淺見於書端，以與策劃者、編輯者和讀者共勉。

二〇一四年七月六日

改定於自安東回京途中

前言／

精神、历史与事实

◇ 樊 綱

中國古代不乏有趣和重要的經濟思想，但是就形成知識體系的理論或「學說」而言，中國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是從嚴復一九〇一年引進翻譯出版英國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七七六）（當時譯為原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學習西方開始的。也屬於一個落後國家學習與追趕發達國家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原富出版（以至更早期天演論的翻譯和出版），到辛亥革命前後至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應該說是發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進程，也就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學習研究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政治社會理論和人文思想，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大師」成批地出現，進入了一個學術研究的繁榮時期。除了大量翻譯西方的著作，中國人自己的經濟學研究力量也逐步形成，並逐步運用現代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中國的經濟，用現代方法進行的實地調查研究，也多有發生。雖然有連續不斷的內戰和抗日戰爭，學術研究却仍在繼續，陸續出版了許多專著和論文。我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後才進入學術領域的後人經常會好奇：那麼一個戰亂的時代，那些前輩怎麼還在做研究？怎麼還能做研究？每當看到一本那個時代出版的泛黃的「故紙」，一定是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也許正是因爲戰亂，因爲當時的落後與貧窮，許多著作出版了，又散落了。有的沒有得到應有的傳播，有的研究被打斷，無法產生大的影響。現在山西出版社將一些不大爲人所知和沒有再印的散佚經濟學著作收集出版，既是拯救，也是發揚。用現在的眼光看，有的著作也許「淺顯」，但這些著作的價值和從中我們可以學到的，其實首先在於以下的一些東西：第一是精神，那種不求世俗功利，出自好奇心在亂世中探索真理的風骨；第二是歷史，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史，我們現在學的這些東西是如何從外面舶來而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和發展的；第三是事實，是那一輩學者在艱苦的環境下記錄下來的當時和以往的事件與史料，這些已經不可復得，但却是我們在研究近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時不可或缺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也有一代人的局限。翻閱古籍，令我們思考我們能爲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世界留下哪些遺產，我們的後輩將如何評價我們？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寫於深圳

作者簡介

侯厚培，民國著名經濟學家，曾在國立中央研究院辦公處工作，和王國維是同事。侯厚培及他的兩弟，都是合作理論的重要研究者和介紹者。一九二〇年冬，由侯厚培、譚天愚等教授推動下發起，成立「湖南合作期成社」。該社以研究和提倡合作爲主旨，並制定了社章和宣言，對傳播西方合作思想，做了不少工作，後來由於社員離散而停頓。抗戰期間，于艱難困頓中完成了中國幣制改革問題（專著），概述了中國清末至抗戰前的幣制改革。主要著作有：中國貨幣制度之沿革、中國國際貿易小史、五口通商以前之中國國際貿易、信用合作ABC、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等。

凡例

(一) 本書述歷代對外貿易之歷史，狀況，政策，及徵稅之情形，至五口通商時止。南京條約以後之國際貿易，爲另一時代，已有著作甚多，可供參考，本書所述，爲歷史上之沿革。

(二) 市舶司，卽吾國古代之海關。抽分博買，卽古代之輸入稅。本書內第三章第四章，述之頗詳，亦可作吾國古代關稅史之參考。

(一) 本書編輯時，取相互參證之法，蓋中國書籍，錯字常多，而同一事實，各書所載者，又彼此互異，非取各書，精密考證，不足以明事實之真相。如佛郎機，中籍書多謂爲法蘭西。元初之稅率，元史與元典章之所述，略異。均非審慎取材不可，本書編時，對於此點，特爲慎重，以免因沿而誤。

(一) 本書參考書頗多，其最重要者，爲三通，二十四史，各省府志，縣志，中西紀事，海國圖志，海錄，澳門紀略，東西洋考，粵海關志，唐六典，唐會要，元典章，廣東新語，四明談助等書，日本桑原隲藏之宋末提舉市舶蒲壽庚之事蹟，木宮泰彥之日支交通史，及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內，亦取材不少。

(一) 本書掛漏之處，尙希閱者有以教正。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日著者識。

中國國際貿易小史

目錄

第一章 中外通商之起源·····	一
第一節 歐人東漸以前之中外通商·····	一
第二節 近代西洋人通商之起源·····	六
第二章 歷朝之對外商業政策·····	一九
第一節 唐代以前之商業政策·····	二〇
第二節 宋代之商業政策·····	二一
第三節 元代之商業政策·····	二二
第四節 明代之商業政策·····	二三

第五節	清初之商業政策	二七
第二章	管理及經營對外貿易之機關	三一
第一節	市舶司之制度	三一
第二節	市舶司之職務	四〇
第三節	清初之公行	四三
第四章	關稅徵收及市舶之收入	四六
第一節	關稅之制度	四六
第二節	市舶之收入	五六
第五章	歷朝之通商口岸	六一
第一節	唐代以前之通商口岸	六二
第二節	宋代之通商口岸	六六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第三節	元代之通商口岸·····	七二
第四節	明代及清初之通商口岸·····	七四
第六章	輸出入之物品·····	八一
第一節	出口商品·····	八二
第二節	入口之商品·····	八七

中國國際貿易小史

第一章 中外通商之起源

第一節 歐人東漸以前之中外通商

中國與外夷通商，自漢初即已有之。張騫使西域時，如米索博達米亞，帕米爾，小亞細亞等地，已散見中國之貨品。蓋邊境人民，往來交易，其源甚早。互市之制，始於文帝之時，與南粵通關市，^①貿易地，爲長沙邊境。西南夷之與漢交通者，有夜郎、滇、邛都等國。北部貿易，以匈奴爲最多。^②景帝時，與匈奴和親，互通關市。武帝時，厚遇通關市者，饒給之。以是商業頗盛，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雖自王恢馬邑誘單于以後，與匈奴絕和親，爲患寇邊者，垂數十年。然通商之事，迄未停止也。^③

西域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在敦煌西

界）西則限以葱嶺，自張騫通西域各國以後，與漢之貿易漸盛。其中之最可注意者，即為羅馬與中國之直接通商。羅馬，即西域之大秦，當紀元以前，即已間接購得中國之貨品，以為安息所阻，未能來漢，直至桓帝延熹九年（西曆一六六）羅馬併吞安息以後，其王安敦（羅馬十六代帝馬克阿留）始遣使自日南徼外來漢（其時日南徼內均屬漢地）獻象牙、犀角、瑇瑁，為中國與西洋直接交通之起源，大西洋之名，聞於中國，亦濫觴於此。自是以後，中國與羅馬之通商甚盛，垂亙四百餘年。

大秦以外，四夷各國之與漢互市者，東胡則有烏桓、鮮卑，西域則有大宛、天竺，以及其他五印度諸國，而以大宛為善市賈，中國金銀之流入者頗多。故其時東胡、西域方面，貿易之盛，雲中道上，商賈車牛，往來動輒以千餘計。賈胡之來中土者，亦多隨地居留，深入內地。自魏晉以降，西胡之貿易更盛（前漢人謂葱嶺以東之國為西胡，後漢人謂葱嶺東西諸國皆為西胡。魏晉六朝猶襲此名）如康國人、粟特人，多詣涼土販貨，大月氏人，商販京師（洛陽）蓋在大食未興以前，東西貿易，悉操於此種胡人之手（北史）吾國古代之陸地國際通商，以此為最盛時代，大食勃興，陸地貿易，遂遠不及海路通商之盛矣。

隋唐兩代，握中國之貿易權者，爲大食（阿剌伯）與波斯兩國，胡商徧沿海及揚州各地，太平廣記，往往稱之。①貿易匯聚之地，以廣州爲最盛。如真人元開撰，唐大和上東征傳所載。廣州江中，有波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又慧超往五天竺傳，謂波斯常於西海汎船，亦汎船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物，卽其確證。波斯，卽漢之安息，二國與華貿易之歷史，早在漢代，然在羅馬帝國勢力之下，尙未能特別發展。至紀元後第七世紀中葉，薩拉森帝國（卽阿剌伯人）躡起於西南亞細亞時，羅馬在華之貿易，始爲阿拉伯人等取而代之矣。隨阿拉伯人勢力，以來中國貿易者，尙有回教人。②回教主默德那國王，謨罕德，曾於是時，遣其母舅番僧蘇哈白賽來中國貿易，尋歿，葬於廣州，卽今日之回回墳，在廣州城北門外，墳建於唐貞觀三年（六二九）故來華年月，雖無考，而謨罕德之與中國通商，至少當在貞觀以前也。此外如師子國（天竺之南，卽印度洋中之一島），扶南，真臘（暹邏地），林邑（越南西地卽古城漢末名林邑）等國之商舶，亦常匯聚於廣州海口。至於西北貿易，則爲突厥迴紇吐番，突厥通商地點，爲受降城及安西等地，爲物物交易之制。③迴紇除馬絹交易外，亦間以其他本土所產易物，吐番由中土傳入蠶種造酒碾磑紙墨之法。④其他

西戎黨項等地，內地商賈之往貿易者，亦甚多。

宋時，海道與大食、古邏、閩婆（卽爪哇）、占城（卽前林邑）、勃泥、麻逸、三佛齊（居真臘爪哇之間）諸國，並通貿易。據其時所稱，諸番中之最富者，莫如大食，其次閩婆國，其次三佛齊國。故是時大食仍有相當之勢力。開寶元年、四年、六年、九年，太平興國二年、四年、淳化四年，均來朝貢。其土產物，亦多有運載與三佛齊貿易，由商賈轉販以至中國。三佛齊之船舶，均滿載香藥犀角象牙，泊於潮州及廣州二地。閩婆國，對於中國商人，尙有相當之優待，凡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飯食豐潔。往來大商人，有毛旭及蒲盧歇等。占城互市，無緡錢，止用金銀，較量鎰銖，或告貝錦，定博易之直。摩逸國，亦於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勃泥、注輦諸國，亦時有中國商人商船之來往，大理交州之貿易亦多。交州自唐以來，所通道路，有十六處。宋政和末（徽宗一八年），以其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以示優異。東南貿易，以高麗爲最多。高麗與華陸路毗連，遼太宗時（後唐明宗時西曆九二五），已來往通市，然在宋代入貢之始，實由閩人誘之，且由海道而來，以是貿易往來，均在登州、明州二地，交易不以錢，而以布米，嘗乞市書籍及金箔，中國商人，僑居其地，貿易者，以數百計，多閩

籍。

元移宋鼎，入主華夏。亞洲諸國，悉爲藩屬。對外貿易，已趨比較自由。以是海外通商，亦以此時爲盛。東洋貿易，則有日本，考日本與中國交通之歷史甚早。自後漢始，卽常通中國，歷魏、晉、宋、隋，皆來朝貢。故兩國間貿易之關係，早已樹立，固無疑義。據日本佛教全書安祥寺慧運傳所載，「乘大唐商人李處人之船入唐，又乘唐張支信等之船，自明州上帆歸國。」又據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謂日本承和六年，（唐文宗開成四年，西曆八三九）至延嘉七年，（卽唐昭宗天祐四年，唐亡時），日唐往來之商船甚多。中國船主，有李隣德、李處人、張支信、李延壽、張言、崔鐸、王超等，可證唐時之早有貿易。五代時，中日之貿易亦多。商船往來，極爲頻繁。惟有特別性質，則是時之商舶來往，盡爲中國商人之下番者。日船來華，蓋不一見。蓋是時，日政府對於海外貿易，取消極的態度，實行鎖國政策也。華商多係吳越商人，春夏時下番，秋冬時歸國。宋時，貿易仍盛，日商亦有來四明者。惟宋代倭船入界之禁極嚴，以是往來貿易，仍由中國商人獨佔。至元至元十五年時，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於是中日兩國間之貿易，特別增多，而日商之來華者，一時間極爲踴躍，惟華商往日者，則突形減少，見諸載籍

者，僅於一三五〇年時，有一船。日商來華，其時亦受寬大之待遇，且許人民以黃金銅錢市日貨，然大德時，復以日商爲患地方，倭船所至，備之極嚴，而日本本國，亦在閉關時代，故終元之世，雖有貿易，亦未能與西洋諸國比也。元時，佔貿易重要地位者，仍爲阿刺伯人，幾獨佔中國之海路通商。泉州一地，阿人之移居者，以萬計，可見其盛矣。

第二節 近代西洋人通商之起源

歐人之東來貿易，始於明代，開吾國通商史上之新紀元。來華通商最早者，爲葡萄牙人。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拉斐爾伯斯德羅（Raphael Perestrello）附航船來廣東，次年又有商船隊八艘，相繼至，地方官善遇之，遂開始貿易，爲中國與近代歐人直接通商之始。

明代歐人貿易勢力，可謂爲葡萄牙之時代。惟據明史，中西紀事，及海國圖志所載，則葡萄牙以前，明武宗末至萬曆中（一五二一……一六〇七），數十年間，尚有所謂佛郎機者，獨佔粵閩之貿易，中西紀事（卷一）且謂歐羅巴之通中國者，亦以佛郎機爲最早，佛郎機卽佛蘭西，海國圖志，

寰志略，海錄等書，均載明之。茲將明季佛郎機之事實，史籍所載者，按年列出於下，以資考證。

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	佛郎機素不通中國，十二年，突至廣州澳口，以滿刺加懇其奪國，逐之。
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	佛郎機於正德中，據滿刺加。十三年，遣使臣甲必丹末等貢方物。
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	七月，佛郎機攜土物來華，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復拒之。
嘉靖二年（一五二三）	寇新會之西草灣，官軍追捕，得其砲，汪鋹進之，名曰佛郎機。又是年，佛郎機人突入廣東會城，御史何鰲謂由於缺上貢香物，致番舶不絕於海。是時，佛蘭機與華貿易頗甚，粵東文武月俸，多以番貨代，佛郎機絕市，貨至遂少，有請復許通市者，未準。巡撫林富上言，謂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公私皆

	<p>窘，請許佛郎機互市，從之。自是以後，佛郎機遂入香山澳爲市，又至福建貿易，往來不絕。</p>
<p>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p>	<p>指揮黃慶納賄，移市舶司於濠鏡，（距香山百二十里，）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混入焉。高樓建築，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其來益衆，諸番皆趨之。</p>
<p>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p>	<p>佛郎機船載貨泊活嶼漳龍溪八九郡民及泉之賈人，往貿易。</p>
<p>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p>	<p>佛郎機已在香山澳濠鏡，建城築室，若一國然。將吏之不肖者，反以爲外府矣。</p>
<p>萬曆中（一五九四：六）</p>	<p>破滅呂宋，盡擅閩粵海上之利。</p>
<p>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p>	<p>是時何士晉督粵，令悉墮澳中城台，諸番始稍有顧忌，佛郎機始懷去志矣。</p>

萬曆天啓間（一六二二—三）

增兵澳門，專以防佛，佛亦猜逼，不敢久留。

崇禎三年（一六四〇）

佛郎機互市，禁止入省，令商人載貨下濠鏡澳貿易。

由上觀之，明武宗以後，數十年間，幾全爲佛郎機貿易之時代。如嘉靖時，林富請開互市奏，可知其貿易之大，足以影響粵中公私諸費。其最盛時，爲嘉靖萬曆中。萬曆三十五年，復以官司禁止，邊民仇恨，始逐漸衰落。又清順治四年，粵督佟養甲言，佛郎機寓居濠鏡，與粵商互市於明季，已歷有年所，後因深入省會，遂飭禁止，似更可證明明時佛人已有前此之貿易。

若觀葡人方面，其中籍書中之可考者，如瀛寰志略謂：

隆慶初（一五六八）葡萄牙抵粵東香山縣之濠鏡，請隙地建屋，歲納租銀五百兩，許之，遂立埔頭於澳門，爲歐洲諸國通市粵東之始。

澳門紀略所載，謂：

葡爲西洋夷，居香山澳，自明萬曆迄今，幾二百年。

隆慶及萬曆，均在正德後數十年。若是，則葡人在華通商，尙在佛蘭機之後，然據海國圖志引外國史略，所載：

葡萄牙國，於周朝已通貿易，後羅馬國攻服之，漢時國日強，唐肅宗時，併入回回者，三百年。宋時攻敗回回……明正德一年，至中國。前駐上川，復至舟山、寧波、泉州，而據澳門，廣通商之路。

西籍所載，亦謂：

中外直接通商之起始者，爲葡萄牙人，於一五一一年時，克麻六甲（Malacca）（其時東方國際貿易之中心點）五年以後，（一五一六）伯斯德羅航海至中國。次年，葡船四艘，及馬來船四艘，至廣東之上川島。

若是，則明代正德十二年之至澳口者，當爲葡萄牙人。其他外國史籍所載，均謂葡萄牙在明季佔貿易權，並無佛郎機之事。考明時西人來華，均統分爲西南洋人及大西洋人，種族未加細別。屋澳門者，均謂之澳夷，內中錯誤，自所不免，意者或誤以來華之葡人，爲法郎機人也，其可佐證者，有四：

一、明史所載，正德十二年，佛人來華，滿刺加懇其奪國，逐之。海國圖志，亦謂佛郎西之通中

國，自踞滿刺加始。荷蘭之通中國，自踞交留巴始。滿刺加即麻六甲，考在正德時（一五一一），據麻六甲者，係葡萄牙人，而非佛郎西人。

二、明史有佛郎機傳，而無葡萄牙或澳夷布路亞等傳，僅佛郎機傳後，附大西洋人來中國者，亦居此澳一語。

三、澳門紀略下卷，佛郎西條，第八頁，謂佛郎西遣將以巨砲利兵，破滅滿刺加，又擊破巴西國。考巴西國，於一五〇〇年後，爲葡人擊破，並非佛郎西。西史載葡人加伯拉爾，於一五〇〇年三月率十三船，由里斯本起程，往印度，誤漂至南美巴西海岸，據爲領土。

四、此外如與荷蘭中分美洛居（斐利濱羣島內），擊破呂宋，明史均載爲佛郎機，其實均西班牙之誤。

據上證明佛郎機殆即葡萄牙之誤，是時發現東方航路者，爲葡萄牙人。一四八六年，地亞士（Diaz）始至好望角，即古之大浪山。一四九七年，華斯哥加馬，始至印度。於一四九九年，即返國，航路未發現，佛郎西人，不能是時來華。考葡萄牙，誤爲佛郎西之原因，有二：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一、沿佛郎機銃名之誤：職方外紀，佛郎西國條，謂「佛與兵伐回回，始制大銃，因其國在歐羅巴內，回回遂概稱西土人爲佛郎機。而銃亦沿襲此名，故昔時佛郎機，已爲歐西人之統稱。考回回與華之關係最早，而以元代爲尤盛。元憲宗子旭烈兀魯征西域回回國（卽黑衣大食），殺回回教主，以後與羅馬教主西歐諸王，常通信使。正德時，葡人來華，以其爲大西洋歐羅巴人，遂沿回回而亦稱之爲佛郎機，後人遂誤以爲佛郎西國。

二、沿法蘭克名稱之誤：法蘭克於十五世紀時，已括西班牙葡萄牙諸國在內，卽元時之伐回回者，亦係法蘭克，而非法蘭西一國。法蘭克王腓力，曾兩次攻回教徒所據地之埃及，故法蘭西（或佛蘭克）之稱，乃當時回教人，以之統稱西歐諸國者，並非專指法蘭西一國而言。元時，西域宗王有致法蘭克王之書，第一爲阿魯渾（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封爲可汗）書，第二爲宗王合兒班達書（二書均存巴黎古今文牘官庫內，東方雜誌八卷三號載有原書照片），二書內，有「若輩法蘭克王及吾輩」之語。若輩當指歐西非回教之各國，吾輩指帖木兒可汗（卽元成宗）托克托汗等，兩相對照，故法蘭克爲元時華人統稱歐西人之名，亦無疑義。至明時，華人以佛蘭機誤

法蘭克，復由佛蘭機誤爲法蘭西一國也。

次於葡萄牙者爲西班牙。一五七二年（明穆宗隆慶六年）由馬利拉（Manila）來華。一五七五年，至廣東，職方外紀，且謂歐羅巴初通海道，周經利未亞，過大浪山，抵小西洋，而至中國，貿遷者，從此國始。西班牙人，於明時並無何等勢力。

次之爲荷蘭，卽明時之紅毛，與中國間接交易之歷史甚早。閩俗每歲，給引販大泥國及咬啗吧，荷蘭就其地轉販。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有奸民潘秀，在大泥貿易，勾引荷蘭人以來，爲荷人來華之始。二十九年（一六〇一）攻呂宋，轉至香山澳，求市未許，去之福建之漳州，直抵澎湖嶼。三十二年（一六〇四）至廣東，亦未許貿易。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復來，仍未成功。天啓二年（一六二二）率船十五來攻，敗去，遂往台灣。海上奸民，與之互市者，頗多。遂再至澎湖，以求市爲名，築城而守。天啓四年（一六二四）逐之。離澎湖，荷人極欲得貿易之權，深忌澳夷，終爲所阻。終明之世，未能通市。清初，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又至廣州。十二年，准其貢使在館交易，廣東仍禁如故。

清代，海禁未開以前，在華佔貿易權者，爲英法荷蘭諸國，而以英人爲較盛，幾獨佔此時期之海